詩疑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疑

王柏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海珠塵及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藝海本在前故據以排印並附金華本所載納蘭成德胡鳳丹兩序於後

詩疑卷一

宋　王　柏

柏字會之．號魯齋．婺州金華人．宋理宗時．爲國正上舍．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皇朝雍正二年．從祀兩廡．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每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鄧．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

衞莊姜之詩凡五．其一國人於莊姜之始至而美之．碩人是也．碩人之詩．前三章意已足．後二章意類不然．則以四爲三．猶有序也．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亦太褻矣．其四詩則莊姜自述也．綠衣當在前．蓋莊公初惑於嬖妾．夫人憂之．思古人以自比．處之善矣．終風則悼其待己之不以禮．而莊公輕狂暴橫之態．儼然可見．日月則歎全不顧矣．夫人亦朱免無少怨也．燕燕作於莊公卒後．忠厚之德藹然．夫人至是而賢益著．使嬖妾皆如戴嬀．又豈有綠衣之作乎．綠衣、燕燕二詩．熟讀之．自可見．

詩傳疑柏舟之詩亦莊姜作也．愚謂詞意全不類．以兄弟不足依據而嘆其不能奮飛．此閭巷無知之言也．苟能奮飛．則棄其所天可乎．莊姜安得出是言哉．至於寤辟有摽．則哀而傷矣．此爲他婦人怨夫之詞．非莊姜也明矣．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爲詞難矣．是詩也．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幾諫者也．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閑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忮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用功可也。

谷風之詩。婦人爲夫所棄。委曲敍其悲怨之情。反覆極其事爲之苦。然終無絕之之意。與柏舟思奮飛大有閒矣。此聖人所以制三不去之義。其意深矣。

簡兮之詩。序者以爲衞之賢者仕於伶官。此固然也。但謂刺不用賢。則是他人作此詩。而詩記亦謂此賢者非東周所有。自是西周昔日有之。觀其前章。形容其有力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詩傳則曰。此賢者玩世仕於伶官。作此詩。若自譽而實自嘲。最爲得其情。至末章始託興而思西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爲賢也。非末章。不得見其賢矣。

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在人審時量力而爲之。未可輕相詆訾也。宣姜本爲伋妻。而宣公要之。終譖伋而殺之者。宣姜也。可謂忍人也。未必惡伋也。無乃愧伋也。及生壽而慨然代伋之死。壽亦賢矣。宣姜於是亦有年矣。則又通乎公子頑。不良之甚也。乃生戴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不夫而舉四子。無恥尤甚。衞之人倫掃地。烏得不亡。所不可曉者。稟不淑之氣。而子女之多賢。此又何也。

君子偕老三章。東萊先生曰。一章、責之也。二章、問之也。三章、惜之也。其論精矣。愚謂責之問之誠是也。末章惜之。豈以色而忘其行邪。

定之方中。最善賦其事。作室而先種樹爲琴瑟之需。可見其規模深遠。其次方及於農桑。此國家之先務。而不可緩者。又其次方言牧馬之盛。則中興之功。次序粲然。其要盡在秉心塞淵一句上。

干旄之作。以見尙賢樂善尤爲中興之本。

衞之詩淫奔者固多。而賢婦人之詩亦不少。前有莊姜四詩。後有柏舟、載馳、竹竿、河廣。以至泉水、雄雉。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詩。

黍離、周大夫之作。亦善於爲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初不言其宗國傾覆之事。反復歌詠之。自見其悽愴追恨之意。出人意表。

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句上。

中谷有蓷。雖婦人爲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惡也。是以有閔之之心而無恨之之意。其人忠厚如此。范氏說最得講官之體。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犯義。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也。畏子於爲政之時。尙要誓於既死之後。心堅而志愚。此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行復矣。

青衿、靜女之爲淫奔已曉然矣。木瓜、采葛之爲淫奔而情款未明。至於揚之水亦謂之淫奔。愚則未從。若曰人有閒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詞。豈不平易明白而有餘味。今曰男女要約。則未有以別其爲男女也。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詩也。仲雖可懷。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清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爲甚嚴。與大車誓死不相舍者大有閒矣。

鄭衞之音。並稱久矣。愚嘗考三衞詩凡三十有九篇。如兩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此十詩皆作於宮壺之中。秉義守正。詞氣忠厚。可以繼二南之美。次而士大夫。如簡兮、北風、北門、考槃、干旄等作。皆賢者之事。下而民俗。如雄雉、伯兮、擊鼓、凱風、谷風。或得人倫之正。或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皆佳詩也。蓋自衞武公學問精密。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賓筵之作。森嚴淵奧。參之二雅中。眞可無愧。淇澳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以取之以爲至善之本。在位既久。則其流風善政。豈無漸漬於人心者。後世淫奔之詩。如靜女、桑中、氓、蚩有狐四篇而已。刺詩。如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蝃蝀六篇爾。鄭詩二十一篇。而淫奔者十六。其閒作於淫女者半之。風俗之不美如此。故聖人尤欲放之。今以鄭衞之音並稱者。失之矣。

衞國多於變故後得其正。自立國之初然也。管蔡之亂。此周家積累極盛之際。乃有此大變。康叔繼之。能和集其民而得歡心。其後公子和襲攻世子共伯而奪其位。是爲武公。共伯之妻堅柏舟之誓。而武公改

行自修。治其國五十餘年。諡曰睿聖。抑抑賓筵。伯仲二雅。淇澳之詩。幾與成王並稱。可謂盛矣。周公伯禽之魯。後世莫之競也。至於宣姜始終亂人倫之正。乃有子壽之賢。且生文公。中興衞國。而許穆、宋桓二夫人、守節秉義。德邁當世。如瞶輒之爭國。大變也。又有公子郢之堅讓。故其亡也獨後於諸國。然三衞諸詩。錯亂顛倒。殊無意義。先儒謂衞國首併邶鄘。以此爲變。此因後世之詩隨文生義。故有是說。烏知聖人刪次之意。果如是說。愚竊意共姜之柏舟當爲變風第一。淇澳次之。莊姜諸詩又次之。而定之方中干旄二詩終之。此衞風之先後當然也。其他諸國採雜不勝其謬。不可盡舉矣。

考槃詞雖淺。而有暇裕自適氣象。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此語足以盡此詩之義。殊不見其未忘君之意。序者既誤。箋者大害於義。雖程子忠厚之言。而朱子亦不得而從也。熟讀詩自見。

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爲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爲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爲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忘。此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序者何所爲。而讀者何不思耶。

東門之墠。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恐亦未盡然。

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爲美詩爾。若還與盧令令。亦尙武之餘風。著之詩。先儒取其可以見當時親

迎之禮廢而不罪此女之氣象輕佻無肅敬之心非嘉詩也東方未明之詩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與上下意不貫未必本文也其刺齊襄魯文姜之行凡五詩敝笱之篇刺魯人從文姜之淫亂如此之多猗嗟刺莊公則已甚明無異說矣

詩傳曰邶鄘既入衞其詩皆爲衞事猶繫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愚考其詩初非邶鄘詩也其詩出閭巷猶可曰此邶人之詩也曰此鄘人之詩也其詩作於宮壺作於臣人而曰此邶風此鄘風可乎共姜自誓莊姜自述必不作於邶鄘也明矣載馳作於許也泉水作於異國也以其思衞歸於衞風猶可也一在邶風一在鄘風也作此爲何義與竹竿河廣義則一也而後二詩獨存於衞風何以別哉泉水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竹竿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水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竹竿亦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泉水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亦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疑出於一婦人之手今分爲二國之風不知何說以釋愚之疑也哉又如簡兮北風北門刺宣姜諸詩定之方中等作皆不可繫之邶鄘也豈不著明於是知分次前後卽小序之人同一繆也

伐檀之詩造語健而與寄遠但詩記詩傳各爲一說詩記說於序爲近詩傳說於理爲高但未有以必其詩之果何如也二說別無他意只不耕不獵兩段一以爲自謂不可不耕而食不可不獵而肉也一以爲汝不耕而何以得食汝不獵而何以得肉一以爲自言一以爲詩人之言愚竊謂詩傳之說固高矣轉旋頗費詞今以平易爲主咏胡瞻爾庭有縣貆之句他人指之爲直截但二說皆指君子爲伐檀之人殊覺

不貫。妄謂爲車當以行陸。今在水濱者。用違其才也。今乃受用如此之盛。莫是不素餐之君子乎。蓋譏之也。未能信其必然。姑記其疑。

陟岵之詩。見父子兄弟相望之眞情。亦善作詩者也。晉之鴇羽。小雅之杕杜。皆不及也。

葛生傳言婦人以其夫征役而不歸。思之而作此詩也。予觀所美二字。則知其非夫婦之正。當時賢婦人稱其夫。多曰君子。軍士之妻。亦有稱伯兮者。未有稱其夫曰予美。詩有鵲巢之詩。既以予美爲所私。則此不得而獨異。是必悼其所私之人也。

蒹葭不類秦風也。所懷之人。未有以證其正不正也。體致亦雅。未見爲邪思也。

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其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朱子於此見其逼迫生納於壙之意。然亦大段狠狽了三良。彼三良者。既不能引大義納君於無過。又不能爲國家慮。不以自全爲嫌。不然。則慷慨從君於死爾。何至恐懼如此哉。或曰。此觀者之惴惴。味其意。正指三良後人避此欲飾其詞爾。

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爲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大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如此。以武王之聖。太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

澤陂之美人。未有以見其正不正。詩傳遽比於月出。恐亦過矣。

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衞。非也。鄭風止緇衣爲桓公武公之詩。本周人作也。不當係之以鄭。餘皆莊公以後之詩。已東遷矣。檜則西周時詩。賢人憂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賦之重。不

如無生。其後桓公滅之。羔裘之作。疑其思舊君也。素冠。尤見賢者傷今思古。庶幾有行三年之喪者。皆鄭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衞。檜不可併之鄭矣。

下泉四章。其末章全與上二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錯簡也。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它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本。衣食之原。朝夕誦於王前。可謂萬世教幼主之法。實與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雜舉時序。若無倫次。其要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後三章言食。極爲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是知三代雖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字行夏之時。亦周公之意也。

詩傳之釋名義精矣。其釋草木蟲魚也密矣。惟斯螽、莎雞、蟋蟀、謂之一物。以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則未解。此本程子說。其病在詩中以七八九月系於莎雞之下。若一物然。箋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雖自曉然。竊恐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詩之句法律之。當然也。不應獨此數語出奇如此。

小雅中凡雜以怨誚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得小雅粲然整潔。

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等作。傳者皆爲夏正之月。獨於正月一詩。乃爲去聲。謂此正陽之月而有繁霜。爲霜降非時。此爲可憂。故曰此賦也。若作興說。雖指爲建寅之月。自不害於義。何必委曲其詞以成就一賦字。詩人平易。若以非時便作四月繁霜有何不可。

諸詩多以篇首字爲題。獨巧言於後章提兩字爲題。尋他類例。則知又有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

雨無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小東二字既在上。又以小雅之例比之。亦當曰小東。如小旻、小弁、小宛、小明、是也。若以小東爲題。則有饛簋飧當爲第二章矣。常武之詩。亦無常武二字。但有王奮厥武之句。恐如雨無正。或逸句。又如酌、如賚、如般之頌。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內之章也。

或謂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與後篇彼何人斯實相連。恐後篇錯雜在前。以句律觀之。非可合也。兩詩恐是一人作耳。如終風之末章。亦有日居月諸之句。如後篇日月相連。章句不同。而爲莊姜之作故也。

一部詩原頭。本於文王一人。上推后稷公劉以來。下及后妃大夫妻。以至後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與周王之故。然其詩典重淵奧。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於周公之手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綿、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言文王只如此亹亹然強勉做將去。而令問自至。今不已。亹亹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添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令問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孚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孚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即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柞棫、旱麓、思齊、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柞棫詩也。上言文王豈弟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亹

鳶也。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至寶至味。薦於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德。必受命。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鳶之機動於上。魚之機動於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齊有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在宮時如此之和。在廟時如此之敬。於至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之者。於無所厭之處。亦常有所保守。亦庶幾乎於緝熙敬止之遺意。緊要又只在幾箇疊字。曰。亹亹。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雝雝。曰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爲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雝雝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上言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敍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於生民等作。可謂至矣。於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眞足以配天。於祭義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爲約也。說詩者不費詞而詩意自見。此妙於說詩者。當以聖賢爲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張子曰誦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此皆善觀詩於閑慢句語上見國家之盛衰

宋公筆記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張橫渠云讀詩於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而有得又謂晉人每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此皆得於詩者淺也烝民一詩全篇精奧豈只此兩句可誦而已如車攻云之子于征有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如江漢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觀此議論豈不正大其句法雄健豈後人可及厲王之世亂矣宣王一出整頓精彩大異見之歌詩便有盛時氣象只宣王一世隨手壞了幾至亡國一興一亡如反覆手可畏哉

谷風以夫婦相棄故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句小弁之怨乃以此四句綴于後既與前意不貫而亦非所以戒父也必漢儒妄以補其亡耳

頌有兩體。有告于神明之頌。有期願福祉之頌。告於神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

詩凡三變矣。正風、正雅、周公時之詩也。周公之後。雅頌龐雜。一變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再變也。秦火之後。諸儒各出所記者。三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有二年。吳季札觀樂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方八歲。雅頌正當龐雜之時。左氏載季札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刪之詩果如季札之所稱。正不必夫子之刪已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其誰我哉。自可撫掌一笑於千載之上。

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菴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規橅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愚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柰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愚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

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殽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於脣齒間。尤非雅尙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爲缺典。況夫子蒼爲邦之問。而此句筝筝殿於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自。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

野有死麕 召南。　靜女 邶　桑中 鄘。

氓　有狐 並衛風。

丘中有麻 王。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簒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墠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鄭風。　大車 王。

晨風秦・　東方之日齊・　綢繆
葛生唐・　東門之池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並陳風・

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尙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傳會穿鑿。曲爲之說。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也。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見君子也。未嘗指爲淫詩也。正以爲目曰淫詩。則在所當放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而直指之曰。此爲淫奔之詩。予嘗反覆玩味。信其爲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爲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眞知小序之爲謬。眞知是詩之爲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

詩疑卷二

詩辨序

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册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騖於高遠援据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竊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闕疑固學者之可罪狃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後世之經又何忍狗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

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龐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册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龐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夙怨大讎。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

今不知詩之爲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祕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詆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堙沒。詭所授受。以詔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鄭小序。刪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堙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復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

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衞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閒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薰蒸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荅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邪。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於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據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二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興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四鄰。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放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具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即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詩降爲風乎。鴟鴞。周公之詩也。固已降而爲風矣。但系之於豳。非也。蓋正雅皆公卿大夫之作也。以公卿大夫之作而不可以爲雅之用。然後始降而爲風焉。後世於此一降字義有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紛然龐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徵。

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堙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詠。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強尊之而列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夫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毋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馮哉。聖人於杞於宋。尚有不足證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愉醻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

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語言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其能勉強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閒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予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后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

之賦假樂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爲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肆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尙有閒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徵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常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尙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垂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韓魯三王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

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系之以邰。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邰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始。恐與豳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眞歟。歌豳之文。見於周禮之籥章。既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而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云可也。至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豳。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正。升爲正風。如劉氏之說。豳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於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收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也。聖人之法。條理嚴密。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豳谷、西北之陲也。三監、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

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也。使豳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爲深遠哉。豳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缺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踈之過也。當缺而不能缺。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爲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爲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曹。曰唐。曰衞。於魯爲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衞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缺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爲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衞、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衞、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豳。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說。謂邶鄘衞之所以先者。衞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生義。未有以證其決然。爲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閒。不害大義。誠有不

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外。於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潛玩味其所無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爲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荊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卽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顚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荊楚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荊楚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据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於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爲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爲可羞。況於僖公。因齊

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荒誕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尙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淮夷徐方之事。則與荊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之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當以公車以下九句接此爲一章。繼以泰山巖巖。保有魯邦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爲伯禽之事。欲以魯侯是若爲前段之終。後段自周公之孫起。止萬民是若終。前爲四章。後爲四章。周公之孫福女爲一章。秋嘗止有慶接天錫公止兒齒爲一章。三俾自爲一章。徂來之下自爲一章。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奧源源。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尙可揖也。則其斷續破碎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駉與有駜二詩。未知其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馘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烏有此駿偉之績哉。祝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味其詞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決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

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踈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於幽厲之閒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益衰二雅於是亡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顚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詞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血脈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爲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閒而理迂恐與孟子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諸國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

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後世猶未有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成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刳剔揉合。雕刻繢藻。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踩踐。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聖人之詩爲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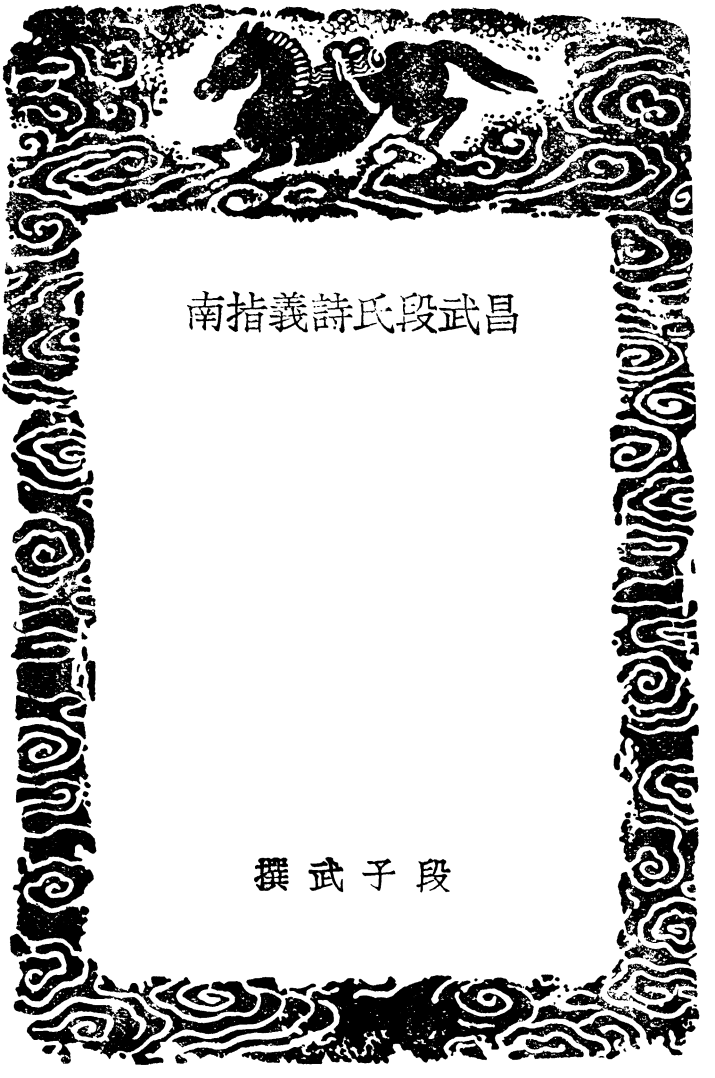
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重刻王魯齋詩疑序

王魯齋先生之學淵源朱子而說詩獨與朱子異朱子所攻駁者小序耳於本經未嘗輕置一議也先生黜陟風雅竄易篇次非惟排詆漢儒且幾幾乎欲奪宣聖刪定之權而伸其私說其自信之堅抑何過哉雖然讀書固貴於善信尤貴於善疑使妄挾所疑而蔑視古人之說以爲概不足信者其失也誣然絕不知疑而抱殘守闕甘受古人之愚者其失也又陋是書設論新奇雖不盡歸允當而本其心所獨得發爲議論自成一家俾世之讀其書者足以開拓心胸增廣識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未始非卓犖觀書之一助也先生余同郡人屬有金華文萃之刻爰從通志堂經解中抄出手校付梓以廣厥傳同治八年秋八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卽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衞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旣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段子武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段氏詩義指南

宋　段子武撰

國風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

物之和者。以類而相處。人之賢者。以類而相從。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覃

即時物而敍其勤勞之始。不自有其貴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取物以爲用。固足見貴者之勤。愛物於久用。尤足見貴者之儉。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兔罝

即微事而知人才有用於國。此聖人德化之盛事。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事之微者皆有以用其敬。則人之賢者皆有以衞其君。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知賢人之處事有以盡其心。則知賢人之事君有以同其德。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趾。

卽物之瑞者。可以與人之仁。歎人之仁者。可以爲物之瑞。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采蘩

卽物之微。雖若生於至賤之所。因人之敬。斯可用於至貴之所。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采蘋

物之供祭者。其地固非一人之奉祭者。其心貴能一。

葛藟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甘棠

因物有以感乎人。愛人有以及乎物。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

君子服之有常。固可貴。君子德之有常。尤可貴。

彼苗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騶虞

諸侯之推其仁。有以及庶物。故詩人之詠其仁。足以爲瑞物。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雄雉

爲君子者。不可以不脩身。無私心者。不容於不獲福。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旄丘

怨乎人者若有以致其疑怨乎人者復有以釋其疑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定之方中

因天時以定居其謀之審固可貴因地利以植物其謀之遠尤可貴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干旄

在上而求夫賢既能忘其貴爲賢而荅夫上必能盡其道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奧

即生物所以興夫德之盛即治物所以興夫學之脩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君子之德既有以著於身則君子之德常有以在乎人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地之美者觀物類而可知德之美者觀服飾而可知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即物以喻君子學精而質美此詩人善言德行也

觀君子爲學之精斯可觀君子生質之美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

賢者之心惟不知隱處之憂故不忘獨處之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隱居之地。賢者之自處常有餘。故獨居之樂。賢者之自誓無不足。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隱居之際。賢者雖不得行於時。獨居之樂。賢者亦不求聞於時。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

服食居處。姑以寓好賢之辭。而未足以盡好賢之意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

知君子之身美其服。當知君子之心安於理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觀君子之才有以稱其服。當觀君子之心可以正於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知君子服之美。當知君子德之美。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雞鳴

因聲而告其君。固知失乎物之實。以勤而戒其君。當知出乎人之誠。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告君之辭。固出於天時之疑似。戒君之辭。實出於賢妃之忠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伐檀

君子之所爲。於世雖無所遇。君子之所志。於世終無所求。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蟋蟀

樂而能戒。常不忘意外之患。故樂而有節。常不失君子之福。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采苓

取物者固若有其地。聽言者未必有其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車鄰

君臣之情。能相親。則可相樂矣。

文茵暢轂。駕我騏𫐄。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小戎

出師固貴乎武備之修。尤貴乎德性之美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終南

地之厚者。斯有以養夫物。君之賢者。斯有以稱其服。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人君之賢。有以稱其服之美。斯可獲乎福之多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無衣

有無能以相通則患難足以相助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渭陽

愛親之情見於愛親之似故餞之之禮厚也愛其親者既不厭其勞故贈其親者亦不計其費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愛其所親存於心者無窮贈其所親寓於物者有限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衡門

賢者之樂存於中故賢者之樂寓於外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

爲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

物類之有常固出於天性君子之有常亦出於天性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君子存於己者有常德故飾於外者有常制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君子之常德自心而著於身自身而推於天下。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君子以德化人則足以得壽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下泉
天之潤物必有其澤君之惠下必任乎賢。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
惟民之務農各有以戒其事則上之重農自有以動乎情。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時物之美固足爲常情之樂風化之美已豫爲終歲之憂。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時物之貴勤於務本固可貴忠愛之至勤於奉上尤可貴。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風化之厚思患豫防固可貴奉上有禮尤可貴。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天序之運行不已人事之勤勞亦隨時而不已。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因日用之極其儉。見風俗之極其美。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安居之事。固不可以少息。養生之事。尤不可以少緩。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農功畢而樂於奉上。民俗之至厚也。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古人奉君之禮雖薄。愛君之意則厚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鴟鴞

先時而備患。有國者所當知也。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鹿鳴

卽物固所以喻賢者之和。舉樂尤所以盡賢者之和。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君之待賢。既有以盡其燕樂之情。則賢者之愛君。斯可以盡其忠告之益。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君能尊賢，則賢者之德足以爲人之法矣。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君之親賢，固貴乎能敬，君之樂賢，尤貴乎能久。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皇皇者華。

因物類之有光，思臣職之未稱，此使臣所以深知使臣之心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觀草木之美，固當盡心以副君之意，因威儀之美，尤當盡力以達下之情。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棣

觀物類既有以遂其天性，則人心當有以念其天倫。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知禮文之盛，固可樂，倫義之重，尤可樂。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伐木

人事之難，所當求其同力，物情之和，亦必求其同類。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卽物之有聲固知同氣之相求卽物以喻人常資同力之相助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物之與人各盡其相與之情則神之於人必賜以無窮之福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牂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知舉重者當藉其力於人則知睦親者當盡其禮於已
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盛禮以睦乎親亦惟盡乎先施之道而已
禮人而不答亦惟反其敬而已
伐木於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
任之重者當有以資於人禮之盛者當有以篤於親
有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燕樂之具固貴乎隨時燕樂之意尤貴乎及時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
人臣願君獲福之多不自知其立言之詳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臣之願君必有至美之德。則天之錫君必有至多之福。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君之格乎天者無不善。故天之福其君者無或已。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願天降福於君而不一。故卽地以喻其福之不一。此臣之所以愛君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子祀神。既無時而不致孝。則神之報君必無時而不降福。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愛君之至。既願神之錫君以福。尤願民之助君爲德也。

知君之所以獲福於神。當知君之德化徧及於民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知民之全乎天而不移於外物。則知民之法乎君而能充其常性。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既卽天象以喻君之得福。復卽地勢以喻君之得壽。此愛君之至也。

雨我徂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采薇

歌時物之異。閔行役之勞。此賢君所以遣戍役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出車

治外之政固當修。事上之義尤當明。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大臣有以受其命於君。斯可以壯其威於外。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因時物之異。有以感行役之勞。歌時物之異。所以慰行役之勞。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時物之美。固可樂。武功之成。尤可榮。

魚麗于罶。魴鱨。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

人之取物。固所以備燕禮之盛。人之有德。斯足以爲燕禮之美。

知禮之因物而後行。當知物之因人而後重。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燕享之盛。固足以見君子之禮。物類之盛。尤足以見君子之仁。

觀君子之用物以禮。當觀君子之成物以仁。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

燕享固貴乎得物之美。尤貴乎得人之賢。

觀君子取物之不一。尤當觀君子取人之不輕。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因物類相依之固。知賢者相與之深。

翩翩者雖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觀物類之會集。則賢者之相與無已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臺。

觀微物之得地。各有以遂其生。則知善人之立國。當有以獲其福。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地之生材。足以重夫地。國之生材。足以重夫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地利以生材爲美。國家以得人爲美。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知君子有美德既足以榮其國。則君子有美德宜足以福其身。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地之至厚者。則其生物必盛。賢之可依者。則其修德必盛。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地之美者。足以養物。人之賢者。足以養民。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地之生物者。其類不一。賢之獲福者。其德不薄。

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好賢之至者。非惟願福之及其身。尤願福之及其後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蕭

天之澤乎物。使之有以遂其生。君之樂乎臣。使之有以獲其福。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賢君即物而致其愛臣之德。必願其有德而足以受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物生之盛者。既多受天之澤。德容之盛者。宜多受天之福。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露

君之燕臣時之愈久則相與之情愈深也。

觀君臣燕樂之久知君臣交際之深。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君臣之燕雖似乎樂之過君臣之燕實貴乎禮之成。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君之燕其臣固以時之久爲貴臣之事其君尤以德之美爲貴。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物生於地固貴乎有成臣燕於君尤貴乎無失。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

物之貴者人君固不可以輕於賜臣之賢者人君亦不可以靳於賜。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人君有可貴之物固未嘗輕於賜人君有可好之臣亦未嘗吝於賜。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物之所生必得乎地之美禮之所施必得乎人之賢。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知物之在地。自有以遂其生。則知人之見賢。自有以盡其樂。物之得夫地。遂其天性之自然。人之好夫賢。出於天性之本然。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生物之賢者。於地實有所託。好賢之至者。於己若有所得。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觀物之託乎地者無所止。則知心之悅乎賢者有所止。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六月知臣能立威而有以敬於心。則知臣能立功而有以安其上。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大臣成功而受賜。尤當不忘其立功之勞也。賢君所賜。固足爲成功之喜。詩人所詠。不敢忘立功之勞。飲御諸友。烝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燕大臣之禮。固貴乎備物。爲大臣之榮。尤貴乎得人。燕享之禮。固不可無其具。燕享之榮。尤不可無其友。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采芑

取物爲用而無損於民。此君子之善御衆也。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鞗革。

武事之用必能任乎賢人。則軍容之盛必見稱於詩人。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觀物而知所止。可以美賢臣馭衆之有節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車攻

賢君之武備固貴乎修。尤貴乎所適有常所也。

賢君之修武備固可喜。賢君之繼前業尤可喜。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賢君之武備。既貴適常所而修常禮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因狩獵而用衆。固以盛爲貴。尤以肅爲貴。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中興之際。固貴乎儀物之盛。尤貴乎人心之合。

儀容以盛爲貴。人心以合爲貴。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狩禮之講。固貴乎備器械。人心之合。尤貴乎知君臣。

武備修而蒐狩之禮講。人心合而君臣之禮明。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狩獵之際。車馬之既備固可美。人事之既備尤可美。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馭衆以有法爲美。自奉以有節爲美。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尤以君子展也大成。

知人臣有法以馭衆。當知人臣有法以成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吉日

擇狩獵之地。固貴乎庶類之盛。舉狩獵之禮。尤貴乎大義之明。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知狩獵之可樂。尤當知養賢之可樂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庭燎

人君能致勤乎視朝之時。則人臣亦不失乎來朝之禮。

泲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泲水
卽物固可知有所尊卽物亦可以知所止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於渚鶴鳴
詩人卽物以誨乎君則知誠不可掩理無定在也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物之美者當知其惡物之惡者亦當知其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白駒
賢者之遠引固可感賢者之暫留尤可喜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惟愛賢之意常願其見於仕故戒賢之辭惟恐其終於隱
賢者之出仕宜當受其福賢者之終隱正當以爲戒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愛賢之至既有以及乎物思賢之至猶欲以聞其言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愛賢者姑卽物以盡其情思賢者因卽物以喻其德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斯干地勢之善。固見以爲居宅之固。人情之和。尤可以爲保家之安。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知賢君有繼其先之心。則知賢君有處其家之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人之築室。固欲以安其居。人之有德。斯可以安其居。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無羊

賢君成物之多。本不可以計其數。詩人詠物之多。有不容外其數。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吉兆之所先。似若不可知。人事之所推。實則有可知。

節彼南北。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節南山。

地之高者。固爲人之所見。位之高者。尤爲人之所望。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大臣之位居乎上。既有以重於國。大臣之職盡乎下。乃所以輔其君。

蓼蓼者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小宛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知類之異者既可教。則知類之同者宜當教。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大東

道體非難知也。君能行運。即我皆見道矣。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小明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楚茨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人能著夫誠以祀夫先。神必饗其誠而報之福。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惟人之致敬能無窮。故神之賜福亦無窮。

人之致祭既有以善其終。則神之賜福常有以保其終。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祀禮既潔。又能盡乎誠。則神意可感。必能賜以福。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求錫爾極。時萬時億。

人之事神無一事之不敬。則神之報人無一事而不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祀神之禮終能以盡其誠。則道神之意若有以監其誠。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

知燕飲之樂將有以繼夫神之福。當知燕飲之禮必有以利夫人之心。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宜壽考。

禮之及乎人。固足以得人之敬。禮之格乎神。尤足以得神之福。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信南山）

觀地勢而思前聖之功。必因地勢以爲後人之利。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天之養夫物者既不一。故物之遂其天者亦不一。

澤之出乎天者雖不一。其生物之仁則一也。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既服田而獲至多之利。又當薦祀而祈無窮之福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地之所生。物雖微而可薦。誠之所感。壽必多而獲福。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祀先之物固貴乎無不備祀先之事尤貴乎無不敬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惟祀其先者所著無非誠故格其先者所得無非福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甫田

食祿之多而不忘本此古之賢公卿也

地之所有既取其所有歸於己利之所餘當推其所有以及人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在民固當勤勞以養其生在上尤當選拔以成其德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養生固出於地利之美尤出於農民之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賢者之祿無非出於農賢者之心不敢忘乎農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大田

惟治地之勤有以盡其下之力故生物之美有以順其上之心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天之降澤。理本無所私。民之愛上。辭若有所私。
彼有不穫穧。此有不斂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農功成而不盡其利。欲與人同其利也。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上之愛民。本爲其民而致禱。民之愛上。常願其上之得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瞻彼洛矣。
地勢之壯。既可以令乎人。君德之賢。斯可以集其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見地勢之盛。可以行會同之理。愛君德之美。所以致頌祝之辭。
裘裘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裘裘者華。
知生物相依之美。則知君臣相與之情。
知君之見夫物而美其盛。當知君之悅夫臣而美其賢。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知君子之才見乎外。當知君子之德蘊於中。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桑扈

物之微者。天既賦之以文采。臣之賢者。天必錫之以休福。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物之微者。既備一身之錦。人之賢者。當爲諸侯之蔽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臣有藩衛之功。固足爲諸侯之法。臣有謙謹之德。尤足以隆一己之福。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君臣燕樂而能敬。福在其中矣。

享禮之盛。固所以受君之寵。持心之謙。尤足以致天之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

觀物類無心於所遇。則知賢侯無心而獲福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觀物類之安所止。常有以防患。則知君子之得壽。自有以獲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物類既受其養於人。賢君必受其福於天。

有頒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頒弁

觀威儀之盛。其人若可異。同燕禮之盛。其人非有異。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燕樂之禮。固貴乎極其盛。燕樂之情。尤貴乎睦其親。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知物有相依之理。則知人有相愛之情。

觀物之異者。其類能相依。則知人之親者。其情必相愛。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賓之初筵。

燕享之初。固當一於敬。燕享之盛。尤當一於敬。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燕禮固貴乎盛。燕禮尤貴乎敬。

鐘鼓既設。舉旛逑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燕禮固所以合人之情。射禮尤所以觀人之德。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合射之禮固貴乎各舉其事。尤貴乎各立其志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

奉其先者固貴乎樂之和樂乎先者尤貴乎禮之備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人之致祀既有以盡其禮神之錫福必有以及其後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藻
知物類之居其所無事而遂其生當知聖君之居其所無爲而遂其樂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采菽
物之可用者尤備其所以取臣之可敬者當思所以與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朝覲之禮既修賢侯固已盡其職頒賜之禮雖備賢君猶未滿於心
臣之事君其禮固所當盡君之報臣其意常恐未盡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瞻彼淇澳菉竹青青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瞻彼淇澳菉竹如箦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臣之有美德。固爲臣之所任。尤爲天之所福。

知賢侯足以受君之重任。則知賢侯足以受君之重賜。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惟賢侯足以爲國之重。故賢侯足以爲天所福。

惟賢侯爲君所恃者非輕。故賢侯爲天所福者非一。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美德之臣。固爲天所福。尤爲賢所親。

樂只君子。福祿綏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觀賢侯感其君而獲福。亦無心而致然也。

賢侯之獲福。雖出於有德。賢侯之致福。非出於有心。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角弓

觀物勢不能免於變。則人情不可使之變。

物理固有變。其常。人道則當保其常。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都人士。

君子之著乎外者。固足以異乎人。君子之主於中者。尤足以感乎人。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黍苗

知物之美者。既受澤于天。則知民之勞者。當受恩于人。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使民雖勞。而各期于成功。此必大有以得民心也。

君之使民。雖有以勤其力。民之愛君。皆欲以成其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君之勤民。其任事者雖不同。民之愛君。欲成功者無不同。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觀賢臣能治其事。當觀賢臣善御其衆。

成事功而安衆心。此任賢臣之力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治地者賢臣之職。望治者賢主之心。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

地之美者。足以致生物之盛。德之賢者。足以得人心之喜。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好賢之至形之於言雖不足存之於心則有餘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瓠葉

燕禮不棄乎物之微惟取乎情之厚。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

知前人在天之神既可美則知後人受天之命有所繼。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觀一代之主國而天之眷命有其始當觀一人之明德而天之降命適其宜。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知一代之所以得乎天當知一人之有以格于天。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聖人之德著乎外者不已故聖人之福垂於後者亦不已。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聖人之福及乎後者無窮聖人之德及乎後者亦無窮。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觀聖人之後而謀之盡善。當觀聖人之國生才之皆善。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人才之所鍾。固足爲地勢之重。人才之所聚。亦足爲聖人之重。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知聖人之德不已。當知聖人之敬不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上天之事難知。聖人之法易信。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大明

言天人相與之可見。固所以勉其君。言天人相與之難保。尤所以戒其君。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聖人存心以敬。則足以事天而獲福矣。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惟聖人之德既足以得天眷。則聖人之德足以得人心。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緜

擇地而驗其物。謀諸人者。未敢以自信。擇地而及乎時。居乎人者。未敢以自疑。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居乎人者。既兼乎地利。養乎人者。必兼乎人事。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患之難至。聖德自有以開於人。物之可驗。聖人自有以服乎人。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言人才之不一。而致辭亦不一。所以深美得人之盛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棫樸

物之盛者。自爲人之所取。德之盛者。自爲人之所附。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德之盛者。當得其臣之助。人之賢者。當得其君之用。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彼涇舟。人不期而盡力君之有德者。人不期而盡情。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器之濟險者。

天象成文。既有以著於上。聖人獲福。復有以化其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知聖人所以作養人才。則知聖人之所以經綸天下。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旱麓

地之厚也。物不期而自盛。性之美者。福不期而自至。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器之貴者。必受於珍味。德之美者。必受於盛福。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觀物類各適其自然之性。可以觀聖人化民之道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備物而祭。必受其福。可以觀聖人之德矣。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物之盛者。自爲人所用。德之美者。自爲福所歸。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觀物有相依之勢。則知聖人所以得福之道矣。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思齊

聖人之順乎神。必有其道。聖人之化夫民。必有其序。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聖人之盛德。固非因人而有損。聖人之至善。亦非因人而有益。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觀君子之德有成。而學者有以進於德。當觀前聖之德不已。故一時皆有以美其德。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皇矣

天之監下。雖若有以威夫民。天之監之。實則求以定乎民。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託天意而言建國。此詩人善言聖人之得之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

天之所監。即其物可以觀乎人心。天之所立。即其地可必生乎賢君。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維聖人之心與天無間。故聖人之德與人無間。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惟後聖之德無愧於前人。故上帝之眷有餘於後人。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託天命以爲戒。知聖人之心無所欲。託地勢以爲喻。當知聖人之道有所儲。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

聖人之用威。所以止夫暴。聖人之獲福。所以應夫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靈臺

用民力者。興功雖若難。得民心者。成功非必難。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聖德之所及。雖物類各適其性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觀民心樂聖人之樂音。當觀民心樂聖人之道化。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知樂音之序。所樂在乎道。則知音樂之和。所任得其人。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下武

一代之興。固係前聖之積累。與天爲一。尤貴乎後聖能繼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知繼其先者聖人之德爲有終則知合乎天者聖人之德爲可信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知聖人純乎信足以爲天下法當知聖人純乎孝足以爲天下法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上下之情相愛足見聖人能明先聖之事也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賢君能繼前人之迹則可久而得福矣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惟聖人得天之眷則足以得人之喜也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有聲）知聖人之仁聞足以徧天下當知聖人之仁足以君天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觀聖人之得天有以定天下故聖人之建國足以君天下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建國有制惟以繼志爲心此聖人所以君天下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聖人之功。既莫明於立國。又莫大於立人。斯足盡君道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居京邑之尊。既有以推文化。則得天下之心。亦足以盡君道。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建國邑者。貴乎成其謀。君天下者。尤貴乎盡其道。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覩地之生物。知前聖未能無所爲。觀謀之及遠。則知後王可以無所爲。

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生民

聖人之種植。本出乎天性。故物類之生植。各遂乎天性。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

觀聖人有所植。人力若有以助其生。當觀物有所出。善者自有以遂其生。

實力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

聖人之於農功。亦惟使之自遂其生而已。

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

聖人既能成養民之功。聖人必當致養民之報。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聖人因農功而始有國。故必因農功而報本也。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祀神之禮極其備。所以致無窮之慮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祀禮深而物味美。其所以格天之易者。則非在乎此也。

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上天之享夫祭。非以物味之時。聖君之致夫祭。無非敬愼之時。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行葦

愛微物於初生之際。仁厚可知矣。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親親之意。先有以見乎辭。斯可以盡其禮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儀物之盛。難盡夫親愛之情。親愛之深。必寓夫儀物之盛。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臐或歌或咢。

親愛之情固非禮文之能盡必因禮文而後見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合射固所以盡燕樂之情亦所以觀德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賢君篤親愛之情既燕之以禮復祈之以壽。

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君之厚禮既有以燕其臣臣之老成斯有以輔其君。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古人非徒敬老必願其致力於己相與得福壽於無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既醉

宗臣受君之賜固以備其禮宗臣祝君之壽尤願明其德。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期君德之常明託神言以爲告此人臣忠愛之至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祭祀固貴乎禮文之無不美。尤貴乎人情之無不敬。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敬之著乎外。神之所美者既盡善。敬之垂乎後。神之所予者尤盡善。

其釐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啓賢君之後。必先受天之福。予賢君以壽。斯可保天之命。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鷖

觀物之所處而得安其地。知祭之所主亦必安其位。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祭之所薦既因物以寓其誠。則祭之所主必因燕而賜以福。

詩義指南一卷。宋史藝文志、鬨諸家藏書目、俱未之載。康熙甲子五月。購之慈仁寺。按段氏、字子武。廬陵人。官朝奉郎。有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惜未見其全書。此則爲舉業發題作也。竹垞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詩疑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